

杨春华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

龚云表 主编



楊春華

杨春华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教授 硕士生导师

总 序

中国版画，是在具体的、特定的时间和历史中产生、发展和重新塑造的一个画种。中国版画曾经有过极其辉煌过去。但是，正如鲁迅在《木刻纪程 小引》中所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版画，从版画本体由传统的复制木刻到现代的创作版画的转换，再到当代版画的转变观念，拓宽艺术语汇，探索个性和风格的创新，关注现实生活和精神内涵，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如果从“新兴版画”运动算起，只有短短七十多年的历史，可算是一个最年轻的画种。它滥觞于战争频仍和民族危亡的动乱年代，因文学巨匠鲁迅的倡导而异军突起，发挥过一个画种所无法承受之重的特殊作用。但是，艺术的发展自有其固有的规律，版画也概莫能外。毋庸讳言，中国版画的现状已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其他画种，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和理论上至今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特有的美学思想、价值取向和技法体系。堪可欣慰的是，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当代版画家，正甘愿肩负起显得过于沉重的艺术使命，殚精竭虑，默默耕耘，努力把中国版画推进到当代文化的序列中去，重铸中国版画的辉煌。这正是收入“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丛书的版画家们的共同之处。

每一位卓有建树的中国当代版画家，他们的创作必然是基于对世界范围文化发展和当今中国大文化背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深刻思考。版画作为一种载体，正可成为这种思考的物化呈现和表述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创造热情和表现力，一种顽强不息的探索精神，但更重要的，无论是版画语言的创新，还是艺术范式的个性化，也无论是自我超越能力的提升，还是对当代审美的人文关怀，其最本质的，仍然是凸现出这种思考的深刻性和当代性。

这套丛书也许无法展现中国当代版画界创作的全貌，但或可提供一个视角，从一个侧面为人们呈现中国当代版画家们站在新的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所作出的不同思考。如果由此能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共同营造一个有助于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当代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空间，则幸甚。

中国当代版画“纪程”，已走进新世纪，正指向未来。

编 者

2004年4月

目 录

总序

自传

情系版画.....2

作品

车间里的纺织女工.....8

村头.....9

碧螺春.....10

渔家.....11

农家.....12

太湖渔船.....13

西北小站.....14

春播图.....15

春华.....16

四季之窗—春·牡丹.....17

四季之窗—夏·荷花.....18

四季之窗—秋·桂花.....20

四季之窗—冬·水仙.....22

牡丹富贵图.....23

牡丹寿瓶.....24

弈棋图.....25

听琴图.....26

牡丹.....27

牡丹.....28

菊花.....29

润物无声.....30

春日载阳图.....32

福至如意.....33

天竺.....34

痕迹一.....36

痕迹二.....37

翰林图.....38

德国海德堡广场.....39

德国小镇壁画.....40

巴黎火车站.....41

清晖图.....42

红牡丹.....43

蓝牡丹.....44

黄牡丹.....45

紫牡丹.....46

春风致和图.....47

谈艺录

答客问：木版水印及其他.....50

水印木刻艺术研究.....58

艺术年表

自

传

情 系 版 画



1953 年生于南京



7 岁时

1953 年春天，我出生在南京。父亲杨涵是浙江温州人，我的祖籍就是温州。母亲张桂兰是山东栖霞人，所以我又是山东人。父亲 1940 年开始木刻版画创作。先后在新四军苏中军区、华中军区、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及南京军区做美术工作。是位新四军老战士，1958 年转业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我的母亲也是军人，曾在部队文工团。听她说，当年解放军离开胶东时，她只有十五岁，跟着队伍走了很远终于参军。解放后在南京军区认识父亲结婚。母亲也喜欢画画，曾作为部队调干生在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短期学习过。后因生了我，又生了妹妹弟弟，只好休学了。现在家中还挂着一幅她当年在中央美院画的老农民肖像素描，是由吴作人先生指导的。1958 年我们全家从南京搬到上海，先是住在延安西路一所公寓里，后来住在小木桥路 360 弄 10 号 35 室，这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宿舍。

小时候看父亲刻木刻，充满了好奇。满桌子木刻刀、木板、油墨、滚筒，我总是问这问那。父亲告诉我，木刻刀全是他自己打铁做的，因为温州老家祖上曾有个铁铺，他会打铁，所以给我取小名叫铁英。我玩刀很有兴趣，常拿刀在父亲的木刻板的角落偷偷刻几下，父亲从不责备，还找来小块三合板，手把手教我如何握刀向前，以及圆口刀、三棱刀、平口刀等不同的刀的使用法。他告诉我，做版画有两种方法。一是先画稿，反过来拷贝在版上，刻完后，印出来是正的。二可以不画稿，以刀代笔，放胆直刻。印出来有崭新的视觉效果。那时候家里藏有许多画册，耳闻目染的，我就认识了木刻版画。知道了 1931 年鲁迅先生在上海举办现代木刻讲习班，开创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那时候培养许多青年版画家，他们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作了大量的黑白木刻。父亲 1939 年参加革命，1940 年入党，同年参加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战时木刻研究社第一届木刻函授班。1943 年参加新四军。因要经过沦陷区，多幅木刻作品不能随身携带，委托木刻好友陈沙兵代

为保管。到全国解放，“物还原主”时，才知道陈沙兵1946年参加浙南游击纵队，一次夜行军跌入水沟，他不顾生命危险，双手高擎裹画夹，被同志们救起后，画无损坏。父亲说，我的十多幅早期作品是战友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其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在珍贵的友谊。他经常给我讲起那些艰苦的年代所创作的黑白木刻的故事，深深地都刻印在我的心里。1970年“文革”时期，我初中毕业，作为上海知青来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七团接受再教育。我珍藏着父亲在1956年为我木刻的《铁英拿花》，1963年木刻的《雷锋》，和1966年木刻的《像学习雷锋那样学习王杰》等作品。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我干过很多种农活，还在团部宣传队唱歌跳跳画画布景，一有空还拿出小本子画速写，晚上在油灯下练毛笔字，临摹《人民画报》里的工农兵形象。我从小喜欢画画，小学三年级时曾参加上海市少年宫的美术班，画过铅笔速写和毛笔国画，我的理想就是盼望着学习机会。

1973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万分幸运地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版画专业。当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谢海燕老师对我说，你父亲是版画家，女承父业，你就到版画专业吧。于是，我的生命状态里从此充满了版画情结。

那时的南艺校园被称作“黄瓜园”，一派田园山林风景，到处花草树木，腊梅桃花海棠荷花樱花玉兰牡丹芍药菊花交替盛开。在一间阳光能洒满三张画桌的教室里，版画专业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同学，一脸清纯地望着黑板，聆听专业老师张树云先生讲授中国版画和中国水印木刻。张老师也是浙江温州人，著名的版画家。同时又是一位治学严谨为人亲切，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我们三个学生就像他的孩子，时时跟着他。他给我们细细讲授了水印木刻的艺术特色，直到今日记忆犹新。

中国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制作版画的古国。由于我国古代版画是用水墨和水性颜料制作，因而，我国古代版画史也可称为水印版画史。水印木刻是版画艺术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而江苏的水印木刻，讲究意境，讲究韵味，实而不枯，湿而不化，浓淡相宜，渐变有序，集刀味、木味、韵味、黑白虚实于一身。南京的历史上曾有过《十竹斋》木版水印的经典。所以张老师反复教我们，现代的水印木刻，与传统水印版画最大区别是画稿、刻制、水印，都必须由画家独自完成。刻的过程是愉快的，而印画的过程是难受的。要关好门窗不能透风，保持室内的湿度（江南的梅雨



1970年作为知青去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七团



1975年在南京炼油厂开门办学时师生合影



1979年华山留影中央美院研究班



1976 年张树云老师和我们合影



1983 年与父亲女儿在一起



1983 年 10 月在第二届苏州 “ 姑素之秋 ” 版画展上与古元先生合影（左起周一清、古元、杨春华）

季节最适合水印)。当年喷水工具简陋，是找一个小瓶子，盖顶钻个洞插进铜制的小喷管。要用嘴喷湿一大张两层玉版宣，肺活量奇大，眼珠子都要突出来了。在印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喷水，这是个头昏眼花、上气不接下气的过程，是为了保持住纸张的水分来创造意境的。现在我用的是浇花雾水喷壶，毫不费力。想想当年是怎么过来的，真是有一种精神力量啊。当时南艺的版画教学还缺少三版（铜版、石版、丝网版）设备，于是，张老师就带着我们三人到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专门向洪世清老师学习铜版、石版，又到上海朵云轩、苏州桃花坞参观传统的水印作坊。我们还多次参加江苏的版画学习班，大家在一起创作，反映火热的工农兵生活，很多有名的版画家都成为我的老师。1976 年我毕业了，当时的创作都是水印木刻，从画什么到怎么画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幼稚可笑，却是质朴可爱的，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太单纯了。

1978 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班。这是“文革”后改革开放的第一届研究生班，也是我继续学习版画的一个重要时期。我和整个中国一样，打开了心窗，开阔了眼界。我的导师是李桦先生和古元先生，他们是中国新兴版画推动者，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版画教育家。童年时代，我在家翻画册时就熟悉他们的很多作品。如李桦先生的黑白木刻《怒吼》，古元先生的《减租会》黑白木刻作品等，记忆深刻。现在有幸当了他们学生。两位前辈对学生亲切慈爱，言传身教，更是终身难忘。导师不仅安排我们游历名山，探访古迹，看博物馆，了解历史，知道今天。而且更要求我们去感受自然，观察生活，收集素材，潜心创作。我的研究方向是水印木刻。我追求刀法单纯概括的语言，平时用惯方口、平口、圆口及三梭刀。刀刻得深，底铲得平（三合板铲一层便于水印）。我喜欢传统版画，常以线条造景造物，阳线为多。李桦先生就因材施教，要我深入学习传统版画、民间版画。到荣宝斋学习用拳刀，刻梨木板。一根阳线要用四刀刻成。拳刀用腕力，自由在刀尖上，同样的线，不同的刀，使出不同的走势刀度，就有了不同的造型表现。就这样，我着意体会了十几年。1994 年，李桦先生去世前，还把他用过的拳刀和 50 年代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木刻刀送给了我，成为永远的纪念。

学习版画是无比幸福的。想当年，研究生班的同学们年纪都比我大，学识比我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一种浓浓的艺术氛围、愉快的创作过程中，同学相聚，个性展现。赵晓沫是个学者型的淑女，慢性子，踩着点不急不

忙，情感世界极为细腻丰富，作品大气而唯美。邹达清油印套色不厌其烦，一幅《送红军》套色木刻，工作台上一溜排大小滚筒十几个，最小的只有2厘米。汪国风总是披着外衣执着地跟人谈艺术。像他的代表作《瑞雪》。许彦博满脑子科学，创作题材多为太空宇宙，对史前文明深信不疑。王维新做画做人都恰到好处，他来自上海，只要和我一说上海话，其他同学就叫道“请说国语”。陈晋容喜欢水库大坝的题材，他的黑白木刻刻出了天上云彩的动感。李培戈钢笔写生结实有力，每次写生人体模特，他总画得满头是汗。白敬周的石版画层次感特强，他一直在学英语，终于在毕业时去了美国。文国璋做的套色石版画常以草原奔马构图。他最喜欢看电影，什么片子都看得津津有味。广军颇有学长风度，我曾向他“画画怎么才有形式感”，他说，“只要画出来，就有形式感。”他幽默诙谐，说笑话时你笑他不笑。他是性情中人，淡泊潇洒，天生的艺术家，随手画画刻刻都有格调。我最喜欢他的版画，也最喜欢听他谈天说地聊艺术，真是长了见识。

要说情系版画，周一清与我系得更紧了。1973年南艺版画专业的同班同学，他是无锡人，同学三年，我看到他种种好处，兴趣广泛与我气息相投。那时候想到将来如能在一间小屋子里共同刻木刻，就会感到心跳加快。现在我们结婚已20多年了，这种愿望早已成为生活中的习惯。虽然后来我画中国画很有自信，无心插柳成荫。他也回南艺取得油画硕士学位，经常外出油画写生，但是我们的案头画桌上仍放着木刻刀，因为我们还要经常作版画。大幅创作送展展览，小小木刻藏书票自己留着。喷水印画不亦乐乎，版画创作仍然是同学道理。且两人又同在南艺美术学院教授版画专业课程。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工作状态，每当完成一幅创作或送走一届毕业生，我们都会感到心跳加快。为此，我这个情结至今仍然是实实在在地系着版画的。

2004年3月20日于南京黄瓜园



1993年与导师李梓先生合影



1990年全家在上海合影



2000年与丈夫、女儿甘肃游

作品



车间里的纺织女工

40 × 64cm

1980 年



村头
35 × 27.5cm
1980 年



碧螺春
27.5 × 46.5cm
1981 年



渔家
23 × 29.5cm
1981 年



农家
约 35 × 30cm
1981 年



太湖渔船
68 × 138cm
1984 年